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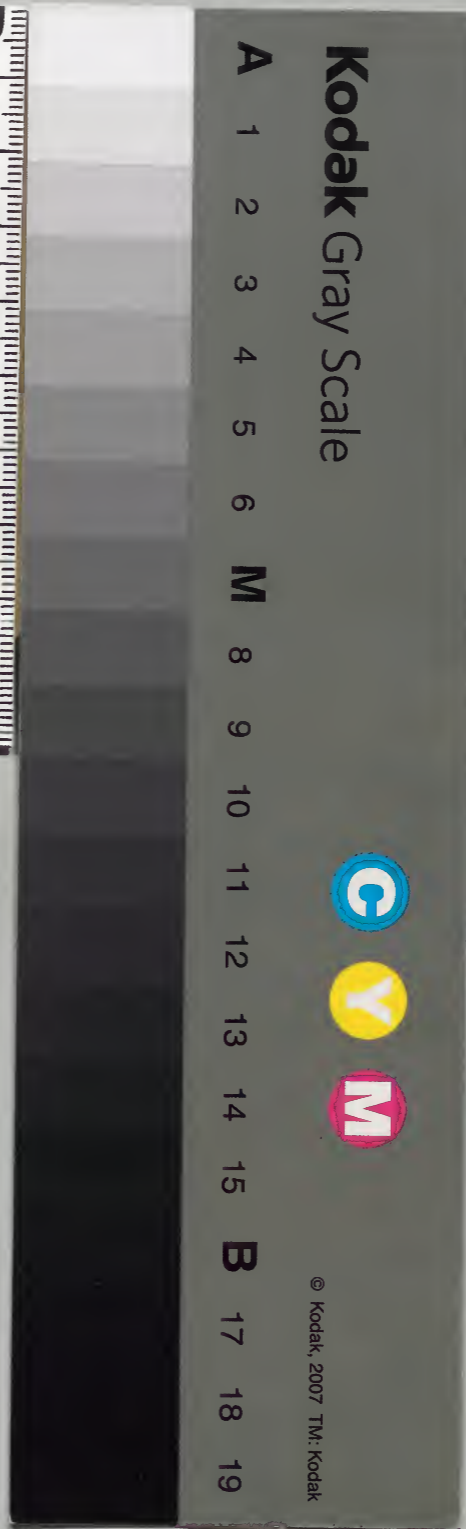
# 漢書評林

第四十本  
 第八十四卷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第八十五卷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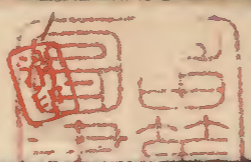
大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	一〇	一
函	三	三	一
架	三	三	一
冊	五〇	三	一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一	一〇	一
冊	五〇	三	一
架	五〇	三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01
冊數	50	(40)
函號	279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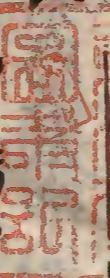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四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茅坤曰按方進以羈旅遊學遂成名儒所歷中外並以慘覈之資備危之智排擯當世結知主上固其材之雄且鷲也己而卒以自殺其殆陰符家之說與班祿自來則綴若畫可為戒心其子義以言舉夷族有古烈士風唐順之曰段段隆披相當封侯與辭其後母二節俱伏後案盧舜治曰首叙方進處胡常所為已露其猜禍之一倪矣且以起青州書案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韋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四

唐順之曰此至  
兩司隸一大段  
叙事精覈

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  
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  
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  
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  
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  
察應條轉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  
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  
効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  
范延壽語時慶有意効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當  
行事有關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  
失罪命贖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  
方進於是舉効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  
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

許應元曰豫設  
不坐及暴揚尚  
書事與奉詔不  
謹皆於法為不  
敏耳願解非也

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又暴揚尚書事言  
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  
日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臣謹以効慶坐免官  
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師古曰義渠北地之  
逃長取其毋與豨豬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  
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  
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奏可司  
隸校尉洵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  
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  
丞相宜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  
日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甚諱逆順  
之理師古曰諱垂也音布內反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

漢書卷八十四

隆按插入會浩  
商二句結商前  
案即陞接上

隆按丞相御史  
大夫日不肯謁  
矣而顧私過光  
祿勳與下車立  
以須成都之過  
勳誠抑調無常  
者方進之効奏  
末可盡答其報  
復也

隆按安平當所  
奏一一與前相

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  
乃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  
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  
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  
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  
及御史也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消勳亦初拜為司隸不  
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  
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  
道路下車立須過迺就車師古曰於是方進舉奏其  
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  
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春秋之義尊上公  
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

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  
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  
為丞相輿立及升車羣臣皆承順聖化以視四  
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  
上卿而又誦節失度邪調無常師古曰私調幸慶忌  
也詔色厲內存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  
丞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  
司直不自救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  
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詎慶之  
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宜以一不道賊請遣  
掾督趣司隸校尉如淳曰律殺不辜司隸校尉勳自  
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為方進不以  
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且抑絕其  
原勳素行公道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

唐順之曰着公

隆按常與方進書切中方進之病故按史特次之且以結前途相親友案

茅坤曰非方進之遺門下諸生記常所問經義何以得此

隆按叙後母尚在一段結前案

隆按總提為相數句于此為綱以後分疏之為自

唐順之曰此本張湯傳叙朱買臣嚴助事

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敗勳為昌

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猶言滿一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

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

翟君必在相位不父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

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推專也辜權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減數千萬上以為

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從方進為京兆尹搏擊

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

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

許貴戚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永

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

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免為庶

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

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

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

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

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

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

自以大臣故為相公繫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

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誡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

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

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

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

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

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

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

隆按此以上總  
只發明特立後  
起句

隆按次方進心  
恨一句為根以  
後歷叙方進三  
癸陳咸皆本此

第坤曰王商大  
較勝王鳳獨其  
憎陳湯一節似  
傾危非大臣之  
器而崔方進又  
斷之以此謬構  
陳咸等可謂巧

俊之其著已  
隆按內懼不安  
與上詰責方進  
句相顧  
王維積曰歷次  
方進奏詞俱本  
心恨來

屬壽伯曰傳叙  
其効紅陽侯不  
獲從而案所冀  
與者二人既厚

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  
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  
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京兆太僕為衛尉  
夫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王簿之簿。及御史太  
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  
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日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與得其處。方進心  
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日與謀之。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而行之也。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  
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  
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  
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  
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

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  
敢發言。居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狂貪汙營私多  
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  
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  
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  
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  
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  
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  
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  
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  
奏。冒濁苟容。貪師古曰冒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  
內朝臣。并効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  
効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

于長有累從而  
條所厚善者  
人此其左傾右  
壞之術又出於  
彈洽之上者

崇坤曰不能辨  
紅陽疾立而陰  
摧其黨友可謂  
鷹隼之才矣

意也以其文辭  
期雅馴  
唐順之曰插入  
此一段  
又曰洗發生色  
隆按方進知能  
一段總結上文  
而內求又主微

有罪。上以太后故，免管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計不宜遣長。

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姙，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疾，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豈不

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背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利，謂仁愛也。

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上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姙，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獸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翹翼雖傷，不避也。

貴戚彊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闓、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知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

事，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

事，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

事，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

事，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

事，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

事，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

事，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

事，不當意，內求入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

猶句又以引起

王上之知獲選  
罪幸矣而復條  
委長之他友善  
者以刷已之汚  
其傾危之資獲  
俱如此  
隆按至此又揭  
好左氏傳一段  
為李尋奏記起  
案尋言應變之  
權君侯所自明  
正以其好左氏  
傳天文星歷故

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  
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  
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  
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  
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  
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  
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  
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  
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行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  
綏和二年春災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  
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  
眺側匿星守營室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  
東井發惑守心

江門水不流山地之鎮宜固而崩民人訛謠斥事感  
水逆流反於常理所以示人患也  
名者後果并溢感名燕燕尾延延是也三者既效可  
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揚其芒角也矢在也揚眉  
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朔在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  
斗杓建寅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賞  
正直孤狼奮角弓自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賞  
中星不欲明明猶金歷庫土逆度在張晏曰庫二十星  
九星不欲明明猶金歷庫土逆度在張晏曰庫二十星  
張也兵起之象鎮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斗第  
星也逆度逆行也鎮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斗第  
謂日月所經宿舍也天一曰火守舍炎惑守心萬歲  
之期近慎朝暮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冬也上無惻怛  
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太位為具臣以  
全身難矣太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勳闔府三百  
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謂丞相之官屬也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也麗名也賁



肥言大臣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本及引決。上

遂賜冊曰：皇帝聞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

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

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

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

為隱蔽，皆不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外安在，觀

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聞者郡國穀

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

未嘗怠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百僚

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

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張晏曰：一

切權時也。墾，城郭旁地。墾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

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輪二十。增益鹽鐵變更

也。師古曰：墾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增益鹽鐵變更

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

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

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容，將何

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以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

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

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

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

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曰：自殺。如淳曰：漢儀

變天下太過。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

十斛，牛一頭，策告外使，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

者還，未百事尚書。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

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文素。師古曰：皆以白素衣之。

謂震曰方進為  
可直何歲而免  
兩司隸為相九  
歲中傷尤多蓋  
無一而非秋意  
為之大抵志於  
嗜殺者未有不  
還以自殺也方  
進之死何必真  
屬言星而後見  
哉

司馬光曰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可謂不知命矣

隆按立與南陽侯為婚仲伏

隆按入獄當輒死句班史誅其意以形其持法之刻深

隆按莽依托周公染指漢鼎當時人士非愚而信之即誣而附之矣通義獨舉義兵誅不當攝者聲罪之辭略與齊王詞諸呂遺諸族王書意同事雖不成誠哉不慙于先帝

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謚曰恭侯長子宜嗣宣字太

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

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

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臾義至內謁徑入

立至以主守盜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迺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中事召

傳送鄧獄師古曰鄧亦南陽之縣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立自隨即送鄧之

獄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如本不載環宛市迺送也師古曰環宛市音下串反吏民不敢動威

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詔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更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

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也後義坐法免起家而

為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

乃謂姪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

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

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

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

先帝。師古曰：埋名，謂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身埋而名立。

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

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

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

師古曰：追。於是。以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

赴獄也。因勸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

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

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

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

東平王傅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

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

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大懼，

迺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

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

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

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

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光侯竇

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兄。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

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

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匡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逮並

為橫壑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逮，姓也。義和紅休侯劉

並名也。音錄。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永陽侯甄邯為大將

軍，屯霸上。師古曰：丞。常鄉侯王燁為車騎將軍，屯平

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

恢為城門將軍，皆勤兵自備。莽日抱孺子，會群臣而

隆按伯懼此與上恭聞之大懼何相應  
隆按此語更數百言總之不出依托周公輔成王之義一句

隆按知周公故事與上自比於前句相顧

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太聖猶懼

此况臣莽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羣臣皆曰不遭此

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

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

元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不乎天降喪于

趙傅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傳太后丁太后董賢也洪

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

民於安况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

而道百姓於安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予惟

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以

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附予豈敢自比於

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

龜師古曰龜明威也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

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

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

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師古曰此言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

當反天下不安之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右

故也昔讀與疵同是書上聞宗室之儁有四百

人孟康曰諸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儁予敬以終

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以此宗室之儁及獻我

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故

既從卜又并吉是為美也

故

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

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古曰逋也播散也亦國君或

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

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余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

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帝不違下師古曰卜既得

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寡

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

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

征伐以為孺子除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泉

陵侯劉慶也上書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

帝子師古曰皇太子年在襁褓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

夫約言曰莽舉泉陵侯書托以自解

冷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

明辟師古曰辟君也以熙為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

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剥適庶危亂漢朝

以成三阮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隊極厥命師古

隕也極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

何也旅予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

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今

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太皇

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

在元后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

之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

日民傳祀西神靈之徵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

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

隆慶高宗與  
太皇太后之瑞  
以徵天眷之隆  
不過終上文神  
靈之徵一段意

違親幸不避戚師古曰其有當國之正統不尊夫豈

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是以廣立王侯

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博徵儒生講道于

廷論序垂繆制禮作樂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

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咸秩二文孟康曰諸

籍皆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

號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

虎威勝之瑞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天

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

相配合也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判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

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遠自昆侖出於重壘師古曰

今當其貴此迺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俾我成

就洪烈也烏虓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因此難更

以強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

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

豈知太后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天慈勞我成功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所國家成功之所在

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

室所謀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陳其理而告之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天輔誠辭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則為天所輔天其累

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所終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託地信不

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祖宗

之意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休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

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意則子當築堂而構

成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厥父苗厥子播而穫之師古曰非不愛此人是子當布種而收穫之

反土為苗，曰：予嘗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若祖宗，迺有效。

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久來伐其。

其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烏虜肆。

哉。師古曰：肆，陳力也。勸，令陳力。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

勉助國道，明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亦惟宗室之後。

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迪，亦道也。言與天輔。

誠爾不得易定。爾不得既易，天之定命。况今天降。

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

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

自相謀誅。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審夫予害。

敢不終予晦。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

之夫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干從。師古曰。

天美，祖宗之德，我何其極。率乎人有曰：疆土况今卜。

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故予大。

以爾東征，命不替羌。必信之矣。卜陳惟若此。師古曰。

列惟，迺遣大夫相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

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

也。附庸諸將東至陳留，苗。孟康曰：苗，故戴國在梁。與義。

會戰破之，斬劉璜首，奔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

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絕，輒復續恩，莫。

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嗣孺冲，詔予。

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

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

惟經甄分析王道，離散惟思也。漢家制作之業，獨未。

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

王維楨曰：詔詞酷擬尚書故峴九鷲牙。

恭肅諒謂此舉身代天工云。

為天下利王道粲然其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  
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今翟  
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以篡位賊害我孺  
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  
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  
誣雲呼其父曰鉅  
鼠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  
也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言其陽為安靜之  
言外有善色而實嫉害也  
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一家迷惑相得此  
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宰相等與東  
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  
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  
自相被以反逆大惡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  
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毋練兄宜  
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

隆按莽所為誥  
詞合次莽傳恐  
不宜詳綴于此

隆按不見陳豐  
下落何也

王維楨曰追叙  
三輔盜賊及益  
州蠻夷兩段蓋  
開義而起者  
故波及之且為  
詔文張本

斬時觀者重疊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  
行皇天之罰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  
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今先封  
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  
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轂緹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  
日緹即今之緹也師古曰轂所以繫印也緹音逆因大放  
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則就也轂音弗緹音逆  
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  
信奔軍庸亡孟康曰謂挺身  
逃下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  
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  
至汧二十二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  
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師古曰釐  
讀曰郿劫略吏民眾  
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  
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



隆接不直曰大  
得天人之助而  
曰自謂不曰  
即位而曰遂即  
真班氏用斷語  
環床上文有無  
限舍昔  
又按插入劉立  
報怨一段結前  
捕二案

隆按點出後要  
處前案

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  
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疆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  
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為揚武  
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疆弩將軍中郎將李參為厭  
難將軍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  
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  
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  
廼并錄以大小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二百九十五人  
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  
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  
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  
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  
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官居長安先  
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  
所在宣教授諸生蒲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雁  
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  
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儻師古曰傲今音上歷反  
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并  
去宣家者以避害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崔氏母不肯去後數  
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汗池之水師古曰汗池音烏發父方進  
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  
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而毒之屬也而下詔曰  
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鱷鯢築武庫封以為大戮於  
是乎有京觀以懲淫厲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以鱷鯢築武庫封以為大戮於  
此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以  
創艾也懲惡也鱷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五奚反廼  
者反虜劉信翟義詩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

隆後未復追叙  
方進決陂一節  
為結案其意若  
謂程氏受禍之  
慘蓋有自云

隆按霍義此舉  
非亡益於敵然  
亦足以暴莽之  
惡於天下而激  
天下祛亂臣賊  
子之忠憤者未  
必非其力也觀  
其言曰敵令時  
命猶可以不懸  
于先帝然則義  
豈不量力者哉  
成敗未可論人  
也

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盤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今司竹園是其地矣

亡音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

結姦無鹽珍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

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霍鴻負倚整屋芒竹師古曰芒竹負恃也咸用

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鯁鯁聚之通路之

旁濮陽無鹽園槐里整屋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

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樹重也聚也建表木

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鯁鯁在所長

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

鴻隙大陂郡以為饒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荏蒲之利以多財用成

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

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

而無水患遂奏罷之及隗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

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

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芋魁芋根也

乎覆陂當復師古曰專之反覆無常言禍乃福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鵠鵠也

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

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

有資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資謂子孟資育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

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四 終

隆披兩人皆優

於文而阿王氏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五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李坤曰按永之

上疏於成帝

朝可謂通達而

外戚故得為稱

稍盡言嗟魏

相允宜帝時得

於許比以卷霍

禹兄弟擅權之

罪而當時皇太

可擇而陰為之

地者惜也未特

王洪阿恣以附

王氏故卒依迴

不能有其耳

直德秀曰谷永

所陳災異大抵

皆歸咎後宮以

道工氏其其文

陳仁子曰對

谷永告君之初

論也成帝時在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五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

于侍子師古曰為使而送之為鄧支所殺語在陳湯

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

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

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

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

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

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師古

曰師舉謂公卿守相皆令燕見紬繹以求外愆師古

舉也師字或作師師衆也師古燕見紬繹以求外愆師古

引其端緒也師古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

淺不通政事竊聞明主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

運

太子以好色開  
水因日食地震  
歷指後宮嬖佞  
燕溺之私未嘗  
不切中其病是  
時雖無誤王氏  
之詞亦無黨王  
氏之迹猶有可  
規至次年四月  
則直以身自託  
矣噫亦亦儒也  
而借言語以文  
飾如此真小人  
儒矣  
芬坤曰言婉而

隆按此下分五  
枉立論甚切時  
事廢幾哉正心  
正朝廷遺意  
而惜乎非仲舒  
一人也

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

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

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一

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窮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

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嬖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

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莫失中與內寵

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

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

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

也昔襄妙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弱日以不減師古

嬖寵之族也肩熾也滅善也曾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曰此日而食于何不滅又曰閭妻弱方處言厲王無

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

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

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

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師古曰方內也誠留意於

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

之樂罷歸倡優之矣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

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起居有常

循禮而勤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

而服行之外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毋逸于

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惟宜也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

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

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

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絕不

復見乃勤政事遂為盟主也師古曰丹姬是楚文王

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永集丹字

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應氏就而謬釋非

劉奉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如河平許班之事傾動前朝即建始四年未嘗有趙

本實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

以傾師古曰解並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

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

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以廣繼嗣之統息

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國

此者議成帝專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

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

惟可徒刺厲王於色故皇未有閉門治而天下亂

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

惟元龍師古曰龍舜臣名也堯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

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

成王曰誡保文武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

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張也常使

也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師古曰肅敬也艾羣僚仰法

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

正百官要在能先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

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

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

能師古曰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

潤之譖師古曰比周言何黨親則抱功脩職之吏

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

小人曰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

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

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

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折者刑罰深酷  
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  
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  
上德之士以親萬姓乎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  
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  
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時不患苛  
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土  
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  
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  
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  
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曰極之解已具於前傳曰六診乍見若不共御

隆按不求之身  
應前宜厚求諸  
身句  
之按承初上此  
疏內未敢斥言  
乎居宮而外亦  
不致即附于王  
氏故其言頗正  
而無疵

呂祖謙曰按策  
明云天地之道  
何貴王者之法  
何如六經之義  
何上人之行何  
先取人之術何  
以當世之治何  
務豈得謂之虛  
文不急乎

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  
當也不上帝不豫炳然其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  
舉廣謀又不用其言言灼灼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  
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  
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承其夏皆令諸  
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  
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  
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  
常論廢承天之至言通無用之虛文師古曰欲未殺  
災異滿譎誣天師古曰未殺掃歲也滿譎謂欺是故  
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濤拔樹折木師古曰  
甲至巳凡六日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  
濤至也與臻同

隆按未前所對已蓄此意而未露至是則直言之

茅地曰此疏巧以永言骨肉大且有申伯之忠為此言以諷鳳大者也  
隆按不可歸咎諸員與上議者多歸各句相應

隆按賤人將與王道微絕以故天變昭彰而所以致將與將絕者又自人主甚爾偏駁所致耳末言似懼截無顧忌惜其用情不正殊有媿于勿欺之義云  
茅坤曰使列妾得人人更進句專刺趙飛燕劉奉世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亦此對在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言也

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

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

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

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

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

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六互也錯

之盤曲大牙師古曰大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

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

陽上師古曰陽官禁傳師古曰禁傳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員此欲

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

說欺天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抑之檻檻猶閉也其

竊恐陛下舍招招之白過師古曰白過忽天地之明師古曰明德掩昧之

瞽說謂留也師古曰留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

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

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

京師中以大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各有占應相

為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

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

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醜陛下

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

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

也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

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師古曰益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

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師古曰嘗毋論年

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

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

觀承前後之文  
實若為鳳但班  
固於此對後乃  
云求為上第擢  
為光祿大夫則  
同建始四年中

降按承既陰為  
大將軍鳳說矣  
此叙事中斷語  
收上而起下之  
詞陰字應前陰  
欲自托句  
盧舜治曰災異  
二冊帝所冊也  
擢為光祿大夫  
帝所擢也承何  
以有謝鳳之書  
書何以有知氏  
孟嘗之報可以  
見史法之次第  
矣

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後宮女史

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直當也以遇天所

開右。師古曰右助也慰釋皇太后之憂。愷解謝上帝之譴。怒

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

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

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

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

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

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

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

納至忠。其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

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承為鳳

大臣無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長言之誅。即

以為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

陛下省察。孰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

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

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鳳

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

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

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

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滂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慙。師

日食猶受納也。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慙。兄覆育子弟

誠無以加也。慈智也。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

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

故吞炭以變其聲。墨面以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

也。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叔

之魏子。曰假與賢者到官門。自剄以明孟嘗之心。知氏

子所與粟賢者到官門自剄以明孟嘗之心。知氏



隆按求當大將  
軍在鳳則媚鳳  
已譚當繼太將  
軍則媚譚已音  
為車騎將軍則  
媚音已商為衛  
將軍則又媚商  
永之引繩排根  
能實最高傳故  
節節叙之云

陳仁子曰宋性  
性挾天災之變  
而移其怒於他  
人前年日食地  
震則曰石妄專  
權今茲東萊黑  
龍則曰同姓舉  
兵至於外家專  
權則絕口不敢  
道始附鳳繼附  
譚又附音與南  
至太白行遲則  
又以求解於王  
音假天以文好  
者如此末所謂  
滿瀾誣天者蓋  
自道也史言求

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  
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  
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  
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  
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  
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  
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親疏序  
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衆親疏。謂拜吏之日。京師士  
積索其次而計之。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  
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谷  
屬近也。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  
且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  
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  
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  
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  
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  
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  
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  
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  
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  
之彊德。以守職。臣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  
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  
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  
日。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象正音也。永  
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桑榆之間。質弱  
而行遲。形小而光微。見音為司馬。以疏聞。親自以位

善言及異求豈  
果善哉  
茅坤曰求往往  
本天象抗跡公  
朝開說執政  
呂祖謙曰求之  
意雖私其言實  
中大臣之病

茅坤曰求不敢  
指外戚而托同  
姓何也

處  
師古曰  
此也

過故以大白喻司馬司馬主兵  
故也是永之佞曲從苟合也  
矣惑角怒明大逆行

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

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

能堪也故激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

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永自知有奸方與將相大臣

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

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

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

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涼州刺

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

閔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永對曰臣聞王天

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

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

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

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

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

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

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

眾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

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

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

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

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異為後者殘賊不

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黑龍

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

食之六月之間太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

茅坤曰求獨不  
避婦人

隆按養王三乃  
一篇綱領下文  
又詳言之

劉奉世曰言設  
獄陷人如阱耳

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

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

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姐絕四方之

通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

逃亡多罪之人親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

信使用尊而長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

周衰妙威之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

乃為喪妙所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

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三

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

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

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

厥悲婦為臯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

美也。悲智也。言幽王以悲婦為美實乃為臯鴟也。婦

朝及班婕妤好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

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

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

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

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隲

也。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

吏。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劾治也。多繫無辜。掠立

迫恐。師古曰掠。答服也。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

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

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生入死出者

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

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

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崇

聚僂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僂疾力相呼

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烏集雜會飲醉

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亂服共坐流酒媠媠師古曰媠媠也

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免猶也典門

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

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

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主愛養基本不敢窮極

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

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

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

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給費疑驪山師古曰疑讀曰

而後反故又廣野營表吁野大也發人家墓斷截

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

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餒

也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

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

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

言之誅師古曰言上之所為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

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

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

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

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

陰接自易曰至此總言養生送終以終上文蓋而有之之意其中又兼言德行飲酒二節文法錯綜變化

凌約言曰此以下通上總說一番

蕩滌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

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

私奴車馬婚出之具師古曰婚出情游也克已復禮毋貳微行

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

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官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

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

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

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減也存恤振捄困

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

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眾條諸

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

夙夜孳孳卑省無怠舊愆

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太異庶

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

陛下留神反覆孰必有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

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

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

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

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

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勸永令發去師古曰發去謂發勸也上使

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既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

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太中

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

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

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

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

隆按成帝性寬一段揭言永所以敢於切諫之故結上文發下文

茅坤曰漢於郡太守猶時時詔使受所欲言

王維楨曰引史  
魚及黜一事以  
足一文遂不違  
君一句意

王慎中曰皆以  
為民句此對詞  
根本

隆按王者躬行  
以下言治則休  
徵應之

隆按失道妄行  
以下言亂則咎  
徵應之

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

絕命墮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

仁。不遺易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

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

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

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諫官。但都室耳。當畢力

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

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

餘忠未訖。委柩後復。以屍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

曰史魚卒。委柩後復。衛君弔而問之。曰及黯身外思不能進。遂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汲黯身外思

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湯也。事見黯傳。經曰。雖爾身

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

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

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

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

不私一姓。明天下。迺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忍及行葦。籍稅

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

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茲。符

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

酒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小用事。師古曰

遠也。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也。

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

山崩川潰。水泉踴出。妖孽並見。弗星耀光。飢饉荐臻。

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

隆按陛下承八  
世以下言災難  
相仍

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

以殷紂為惡不變乃眷然西顧夫去惡奪弱遷命賢

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

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

功業當陽數之標準孟康曰陽九涉三七之節紀

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

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之卦運天必先

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

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

卦无妄直百六之灾院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

卦為義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

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又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

未塞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

除也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灾異因之

日歲月日二者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

之始故云二朝以飢饉接之以不賙彗星極異也精所生流隕之

應出於飢饉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擢

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內則為深宮後庭將

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北宮苑

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師

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外則為諸夏下土時有樊並

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

亂則禍在朝暮諸舉兵以不角為期張晏曰以災

夏則日戒有兵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

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

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君小媾黷燕

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

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

隆按內則為深  
宮以下譏切時  
事其言直則直  
矣舟乃啓墓漢  
之機乎

隆按願陛下以  
下言強內亂  
胡續宗曰合未  
請正君臣之義  
不請抑正氏之  
權何耶

隆按諸夏舉以下言與外亂

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二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恤與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以潤入也貞君也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則凶吉論語曰出納之名謂之有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辭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灾水厥处亡師古曰洪詠辭曰閔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妖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灾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関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灾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

溢決大水汎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

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

關如淳曰欲入大異較炳如彼水灾浩浩黎庶窮困

如此宜損常稅師古曰言所潤益而有所

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

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灾婁至損服

凶年不擊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既土如詩云凡民有

喪扶服揀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

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

儀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

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之開関梁内流民恣所

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

郵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



謂郡守諸毋奪農時以慰緩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

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

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

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

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

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

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

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況為疏達與杜欽杜

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

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

反覆專攻上躬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

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

是曲陽侯根為驃騎將軍薦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

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病輒賜告至永獨

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

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

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

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

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

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

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

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棠

謂異於疏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

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

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

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

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

陳仁子曰答永

二疏言微行宴

飲攻上者未

嘗不切至於委

曲則護使王氏

者未嘗不深寫

呼以永若此其

欲言之氣蓋為

權臣銷鑠殆不

敢以犯上威者

犯之穰侯竊雄

則人不知有秦

王王氏竊雄則

人不知有漢

其未流可畏哉

隆按永於經書

一既總結上文

作斷案足繫永

之平生

又按專攻上躬

二句指譚永之

本指一傳根本

隆按故事公卿

三句是上亦知

之句

茅坤曰杜鄴開

說王氏處外托

忠臣而內懷附

桓公景公立鉞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周召則

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

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不以

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

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分陝是潁州郊縣終矣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

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也

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

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

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

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師古

此之意指皆出忠誠彼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

必和悅無憂乖異也太子擊立擊弟訖封擊於中

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

對以禮文侯感寤寤訖陳平共壹飯之簞而將相加

而召立擊師古曰陳平用陸賈說以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

間其於為國折衝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

愛約言曰永不  
能說音與譚平  
而鄭能說音與  
商親容向也以  
二詞較之鄭似  
不勝云

陰按提是時一  
段為鄭言丁傳  
起案

盧澤治曰傳意  
叙鄭於王氏則  
以為腹心於丁  
傳則以為骨鯁  
因勢之輕重而  
施我之黨伐小  
大之狀每每如  
此

黃震曰為王氏  
腹心可罪丁  
傳於哀帝之世  
如是正論

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

於國而不死也。繆公感卞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寢而用百里奚，秦以大谷卞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曰：隱二年紀侯使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書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善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自象為言。師古曰：謂天不言，但效在於得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于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坤以法地，為上為毋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陰道也。占象其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于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番，自絕，猶受封土。師古曰：制書侍中，董宏也。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間，未旬月，傳遷也。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中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

隆按陽為陰所臨一段應上陽尊陰卑句

隆按從令從親應上三從之義句

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于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坤以法地，為上為毋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陰道也。占象其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于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番，自絕，猶受封土。師古曰：制書侍中，董宏也。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間，未旬月，傳遷也。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中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

日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中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

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

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

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

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

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

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

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

漸積猥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欲令昭昭以覺

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宅由

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邑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

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以所行為可計策之誤也疏賤

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師古曰言天子不自見其過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

寵遇亦有如傳遷鄭業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空

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師古曰應謂應臣聞

野雞著怪高宗深動懼而脩德師古曰謂雉飛耳故太風暴

過成王恒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乃

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

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言民訛言行壽

及谷永言王者實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

行志初業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

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

名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

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

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

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

隆按續叙鄴  
古學應篇首而  
波及其子竦則  
以下文有文字  
過於鄴竦句云

隆按此卷至劉  
晉語

隆按謂三人為  
多聞則可必曰  
近孔子所稱遠  
矣哉

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乎阿於車騎。師古曰謂  
勸王譚不受戒門之職指金火以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德未純  
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諒信也孔子稱  
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贊言杜鄴杜欽谷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五 終

